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 卷之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編輯

贈歷

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繆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
若年即以文名重海內每試輒冠其曹時四方名士多負笈游其門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覽議論竒峭雙眸炯炯射人每揚扈古九忠義事慨然慕之嘗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

手者乎爲諸生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
當代名流不可指數而楊大洪先生令常熟時
氣味相投尤公石交也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
時大洪先生以考選候補公往來膠漆至乙卯
五月挺擊事起

東宮震驚時有一御史某者疏詞中主之以瘋
癲二字公義憤形色謂

慈慶宮何地張差持挺直入所關

宗社安危不小隨語人曰某以瘋癲二字出脫

亂臣賊子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議士
言出而忌者眈眈矣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歸
而讀書實園夷猶自適庚申

神宗賓天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君子欣欣彙征時掌院南
昌是菴劉公移咨促裝值鼎湖再泣公伏地
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六月奉

命典試湖廣所錄多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論中
有趙高仇士良語太觸時忌壬戌復

廷遣冊封建德以甲子二月復

命是時逆璫勢焰已熏天矣公與楊大洪左浮丘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

國公約至私寓密商謂大洪伏蒲有責顯任糾劾公特與福清相國師生誼厚往詣政府動以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場寬無地而中權默消矣計定遂削草而三十大罪之疏上疏上奏隨謁福清正告以除

君側之惡大臣責也相國唯唯不決且曰楊大

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公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然
變而出及蒲州富國頗傾心於公公力持正議
莫挽回萬一璫銜之益切無何蒲州去國吳越
太宰儕鶴高總憲景逸魏給諫廓園逐矣楊大
洪左浮丘削矣公日持榼相送長班晚阻公自
人被逐可不送乎逆璫日緝公公畧弗避推南
掌院不下逆璫遣小璫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
留他送客公隨請告璫矯

旨閒住繼而削籍提問而長安有速化者又日
以公代草事聞於璫再起大獄公不免矣被逮
時預聞報者三日公曰早知有此日矣與應山
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拜別家廟先抵邑官
以待邑令某者曲承內旨一見公遂執公手公
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
邑令遂迫公黑夜至府初寓民家猶令巡卒
布及至公署賴知府曾公二雲諱櫻寬解子孫
纔得以飲食進公禁止子孫哭泣奮身就道始

然賦詩渡江過儀真儀真令牛公諱琳字太虛
氣誼獨執禮甚恭北地有諸生某者攜酒過宿
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爲下淚遂差
京下北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院自係
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自取罪戾
公對以楊漣職同風紀某係詞臣平日往來某
疏事情實與同謀且某旣係詞臣是是非非某
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爲

皇上謀爲

二祖

十宗謀其死無悔顯純作厲色筆楚交下而公不能支矣內又傳繆昌期可於手上另加一扭蓋以大洪二十四大罪疏自公商就璫恨在公骨也公斃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孫殿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爲公義憤所感云訃聞天下氣誼文章之士靡不爲之痛哭哀悼惟百身之莫贖者捏贓三千追比家屬案餘不能辨賴公門人司李劉公振賢諱興秀不避權勢

多方庇護如古王成保李燮六尺之孤公典楚
聞得士之報也崇禎初事白蒙贈謚庶一子也
野史氏曰嘗讀史至范滂之繫獄也慷慨仰天
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而求
愧夷齊斯人也凜凜生氣千古無兩今觀於公
抑何相匹也夫善類之禍至乙丑丙寅已極自
公與應山丙夜草疏時蓋已付其身於鼎鑊矣
忠賢肆毒愈烈而公被禍益慘尚方之劍不及

用以斬忠賢頭而公竟斃於黑獄也天道真不可知歟夫天道亦何不可知之有假使死于牖下者盡得令名則公不必死矣惟公爲

君死不忍負

君爲友死不忍賣友此一念足以動天地而薄日月黑獄之與牖下孰得而孰失乎丹心不泯黃壤猶生公真得死所與古范滂齊名彼多亦死公以黑獄者以爲公竟死矣誰知公不死也哉

繆西谿太史自序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兒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養
子受憐自提胞以陸鬻毘撫之不啻掌珠也
歲入家塾十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
歲赴童生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秦號鳳基
明辛未進士
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
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樵
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

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余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生試縣令閩詔安胡公

蔣士鰲號葵南丁丑進士

大激賞拔第一顧

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令累因廉知吾父伯寃立由

書主獄者蘇州理部公

號渭陽名滋甲戌進士

吾父伯寃

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忠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

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成康常此

是歲

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

年歲考十三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

會川公也

諱時城湖廣新水人辛未進士

余以天啓辛酉典選

闡以報

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

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燭

于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

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守公

名朝國癸未進

士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余卷云近

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

理雲間理李公

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

吾常理張公

諱鳴崗號見菴江西萬安人庚辰進士

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

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

拜李公之堂然巳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

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

第一而吾常理閔公

諱廷甲號異墟湖廣蘄水人巳丑進士

每試

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

新屏兩禮遇加隆公諸子孝廉曾相遇于公連

戊進士

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一憑闕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涂屬尹澹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管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

諱挺海澄人庚辰進士

錄第一復

擯斥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

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
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
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
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
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
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之
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
父子中秋之夜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亦
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

諱子貞號
雲庵

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胡改不
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癯
與母合窆焉請主駕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
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志以聞我年
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
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冰之憂
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後人矣無論
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
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注夫行

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真
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
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
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
游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播
禍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
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矣
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士辰進士以上海學分卷
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發號亦石未

兩相擊節皇生考晉江黃公

諱汝良號毅

公休

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吳敢得而惠而剛

長沙莊公

諱天谷號冲
虛已丑進士

賞如之是榜多名士

亦時名仲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兆陸陸矣

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遜其

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死余

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縣

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

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

能為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嘗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已五十二歲矣本房為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為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蘇卷呼余名同考皆為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入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亦余見錢師師首述

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一名殿三甲五十一
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讀
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
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異
自此起矣金沙者予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
射故其入以此孽余余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
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闈第
一實編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于前議也自是
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闈三

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嚮而
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不出四五忌
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
徵遂飲食僻不能辦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
惡且厭余自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
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癩
不瘋癩余不知獨以爲

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妾男子闕必如無
人之境兩三老瑞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

恙

光廟差闈韓本用告變于

上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

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
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
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

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七柱史以瘋癲
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傳宗
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割刃
其腹矣而同郡某有隙日走要門蜚詞交構所
構不止徐一人也而耽耽者乘之以假手于其
鄉人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遂崇仁福

帶及也疏請云云時丙辰之望月也漆防凝
簡討候

旨爰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宋指其名余義
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券辭
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
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却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
跼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
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廢
中途忽聞 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撒不可合
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
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

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
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

見也是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
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願未有出身當一
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
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
意在于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于
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
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
助也六月有楚閩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
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

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間潤色
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
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選報則福唐初
入南昌及周漢陽太宰嘉謨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
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
遂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
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遇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
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

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而徐申其說
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
之于是屢蹶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而余不以余言告也
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于余不
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
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寵可愚時亦
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過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
寧旣失經撫之說日有紛紜余時爲無縱無觚

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勅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遣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

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
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
亦太容易彼其人於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

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
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
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

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
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澹其辭
但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余
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于前語不解先
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勲臣者
然則

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
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

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勗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于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

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况于登進者乎且福唐之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蒲州近之矣高

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
數數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
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
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
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托契良深一入

朝而神情稍變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
邑者則嗛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嗛我因巧
離于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
離于我也餘人論論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

韓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間寂余時
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
勿送我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訶者所得
余弗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
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

旨開住抵家而越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
追贓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
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官不早殺

觸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
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
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
其矢志也固不啻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
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
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况今日
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嘿然又三日
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其有今日

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
末隨筆漫紀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概而已須
日又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余行真而
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
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
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觸至于此豈非往因聞報
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

三朝作養之軀辱之于狗奴猥賊之手耳生平
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
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
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附詔獄詩

西谿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風
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
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
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
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
彌留原上淒風緊飛車白日幽衰門應祚薄已
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嚼
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恐死提諸子無
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
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
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祗今逢末劫正合懺
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且厭糠緹縈何處訴軟
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掇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

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假便生死交應在肯
為異已憐

贈太僕寺卿周

公諱宗建字季侯直隸吳江人賦性忠孝自幼多所表見萬曆癸丑舉進士衆咸推入中秘公念切勤民力辭去甲寅授武康令兼攝德清丙辰調繁仁和英敏勇決遇事不移時立剖他邑有疑難莫措者必赴公就理所昭奇寃不數一時稱爲神明云考滿歸所攜來者惟三邑課士業餘無有也辛酉以卓異拜御史疏數十上皆關軍國大事及民間利弊朝陽鳴鳳惟公歸焉

嗣值逆惡魏忠賢客氏交通肆虐公獨首發其
奸狀疏上者凡四皆不避忌諱時擬廷杖論死
幸救止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
之舉若有似乎古採訪故事公歷指其害陳說
愈烈已之壬戌巡視光祿公清理諸弊可省數
萬又觸怒于大璫王體乾公則糾正之不遺餘
力嫉邪固自性植哉癸亥奉 差歸甫閱月丁
外艱門庭清冷坐無雜賓讀書課子寒暑無間
地方有大利病始一出出必百口錚錚求其必

當卽甲子水災藉公請折民繇以生所謂在朝則國蒙其休在野則民受其庇非公誰與迨丙寅緹騎逮公吳士民擁道相隨者萬餘人皆泣下哭聲相接響震林谷而公顏色不少變也及下鎮撫拷掠備至而公不少屈口中惟呼號母氏而已強捏贓一萬三千五百府縣計公家私田未滿百居椽尚屬借棲四方念公德慕公清素割俸至者幾數千意欲脫公而公實首發誰肯爲公地哉頃逆璫事敗取公前後疏一一讀

之乃知公言無不皆驗則公固以一死永不死
矣公懿行未悉姑摘其較著者聊述一二云公
贈太僕寺正卿優卹特隆衆議至是稍快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巨璫巧
借兇鋒芟除善類謹直請鋤斥以清 宮
禁以絕禍本疏

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
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
不避矧 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日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
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
旣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

何益于事哉日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

語爲提醒其良心寬喻曲曉爲衆解其冤縛

甫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
不意鞏又復起而鬪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
慢無禮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扶鞏之根
株敢冒死爲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鞏鞏之
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

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
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
劾之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于文華殿上敷

講之後進忠信信恨臣摘臣疏中干人所指

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辨至怒激之聲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葉向高

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

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

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即欲乞告自全

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

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旣荷 賜環嚮用方始乃

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暱進忠以

爲中傷臣者舍鞏無可他屬于是乘鞏之入

遂日走人亟問亟餽于其門嗾以傾臣并傾

諸異已者而鞏乃密受指使造爲新幽六幽
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
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
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
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
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
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
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
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益鞏

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
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
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
鞏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
察典非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
忠之察典賸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
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
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

私造之冊終不能溷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
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筭
終莫掩于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
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熊廷
弼爲一阱也獨鞏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
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于召選之典不
知臣之疏語正謂賜環出自

君恩不當如鞏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鞏等過
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教素人以爲鞏一罪狀

而鞏反謬爲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
自遮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濁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
有膽顛心虛冒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
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
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曰
鞏而言及于王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
肉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

也安于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
之鞏卽心暈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
餘嗔至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
盡指以曾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
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
耶鞏旣申論及此臣請

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
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爲一
大證據臣卽力擊鞏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

臣亦不爲過也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背褻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鞏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一斤侯震陽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鄆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薦

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輩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點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賣威而下復有輩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逼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

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

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
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

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即伏就鼎鑊猶如大

海之損一漚使臣戀一官而國妖莫剪國

賊莫擊臣即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鷄班之

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吮

癰吮痔之郭鞏輩同立于朝哉惟願

皇上未嘗乾綱空斷施行詎才育
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天啓元年五月廿五日題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聘辨求勝何得無端牽連
章允儒閣楊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并推點闕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奏爲奉

旨回話疏

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
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訐聘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臣仰覩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緣感

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屏羸每懷退沮

今因郭鞏之置不覺披其積愆若騁辨求勝

有乖和氣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

章允儒之

寬宥實繇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聞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囂然誥辨臣前疏中

一丁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卜諸輔在旁
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
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內計六年一舉典至重
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即冢臣憲臣亦
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邛考功
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
十三道之衆此正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織數十人爲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冊現在可按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說至于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遇其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皆鞏有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一燝爲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即鞏之疏可

窺鞏之心其深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
于孫慎行之耿介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
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廷之人實有煩言即輔臣亦

曾爲申臣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

設陷諸語臣既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

計今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

者獨臣一人今鞏既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

聞有捏爲匿名文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

多人仍欲借以中臣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
事情之可信者一也鞏時嘗在外倡言進忠
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鞏以言官
何以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口口進忠不
置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鞏與內閣相
暱尤非無證當辛酉閏二月中鞏巡視工程
時監督主事沈祭力去陋規可省巨萬鞏反
言且內當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

同事趙贊化云此是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跪相讓而蔡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身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噴噴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而况有王安一案鞏獨時掛口間積憤不已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諸此可據

者盡在鞏身臣即欲不信鞏之交于進忠不
可得也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

皇上以市重即進忠未必盡信鞏等而鞏等則

借進忠以嚮權臣即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

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

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然雖

爲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錄送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

在手而後入告耶

臣

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既冒昧而有言敢因懼而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

臣

愚雨露雷霆惟天所賜

臣

不勝戰

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諉于風聞好生恇怯直姑從輕罰

領天康軍

卷之七

湖廣

李夫

同結

俸三個月該部知道

福監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
之信義難輕 官禁之舉動難棄仰乞
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疏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
于左右近習爲尤甚履霜堅冰漸不可長所
以謹其細也而于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宴罷廣採博收無事不盡
即近者于魏進忠之濫叙旣收

成命于奉聖夫人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

子無不歡喜踴躍羣舞而頌我

皇上英膺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
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容氏進宮請其得之
爭相疑訝豈我

皇止真儻者乎孰謂之恩而不思其失哉
容氏之侍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期

皇上近且宜示慈言及外庭所以擴廣容氏者

行計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姦戀煦愉之態効慙
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顰笑之智善將
迎于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
而已夫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特容氏而
得以此蒙優卹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
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
圖內侍戀戀不舍容氏之意欲何爲乎

臣聞

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魯
叅進者藥石之所不能嘗也便嬖習者忠謹
之所不易入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
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冷
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暉者惑反
覺淑慎之疎念動于粗者或易開訛構之
釁即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去

竊以此特萌曲竇豈

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
藏之後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
所宜分玩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有
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
取憐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
習日親至褻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
哉且

皇上于客氏旣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
見細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寵

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官禁地僅類民家無

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衰今既
無以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卽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
束縛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
涯從此而後狎暱亡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

靡所不至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
忘其私昵之謏釁孽漸起寵競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
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
輩之私嗔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
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
祖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

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既無終
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
成兩敗迴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
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 內
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奉聖夫人
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載于一
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深

思所謹守客氏一人者似小而所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吐其愚惟願

皇上蚤持明斷立勅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議題爲內臣非
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
陳利害以遏奸萌疏

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况
乎軍旅重寄內則有閫部主持外則有撫鎮
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察可以從中効用從未
有以內臣而輒與戎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
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闖入其中以自託于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

朝分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犒勞諸軍若有
似于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
方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
既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畧吐其愚夫
皇十重念關門曉焉東顧皇皇焉爲奴事屢慮
也此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
確問其將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

日進一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圍大
畧不越此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爲
何意也哉此必左右近習有倡爲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
以此款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耀
都市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
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
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
耳目若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不
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
可擇何至命及坤涓若視外庭以無窮道
臣此其不可不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系宗孫
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矣

待一中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忘也然
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
騎從必繁侈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
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單殘諸璫襍
沓置詭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寮中
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衰三害也中禁之
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掇拾郭言
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
頌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倖之心來兵伍紛

飾之想五害也近得專兵立威賣重自明得意賞或虎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德念熱鑽穴情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弊孔易開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九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九害也端疲累窮民驚殘雞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傳翼彼旣自

特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
或妄陳經緯之邪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
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廢
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
場之事以腐豎而品騰文武之才邊釁緣此
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緣此而灰此之矣
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
同常遣直聽其逍遙往還伐鼓鳴騶爲一光

榮之快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
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初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
倒持何言不可憑竊紊綱亂紀芽孽叢生此

臣所爲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

漢中常侍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厲毒害
縉紳遂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
玩弄國政妄自尊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

貫頻年用兵自號太師出入專恣遂來與
我朝土木之事禍歸王振正德之季
逆瑾此皆已事彰彰者若不禁防此
行過絕恐此輩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
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
面與大臣親自裁決即有小誤不妨臣下互
相規正又何用此趨踰小輩而與之商畧

國家大事哉臣既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

乞

皇上鑒

臣

愚忠即將此行

賜罷毋令稍有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

臣

愚幸甚

天啓四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